

张璟琳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王乱

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



张璟琳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NGJI WENYI CHUBANSHE
PUBLISHING HOUSE

王乱

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王乱：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/ 张璟琳著. —
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0.4
ISBN 978-7-5399-3527-0

I. ①八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八王之乱—研究 IV.
①K237.1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214023 号

书 名 八王乱：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
著 者 张璟琳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陈文平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35
印 张 21.5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，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527-0
定 价 29.8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【第一章 悲剧的前奏】

- 一、临终的皇帝 / 001
- 二、痴呆的太子 / 006
- 三、兄弟怡怡 / 011
- 四、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/ 016
- 五、亲兄弟明算账 / 021
- 六、画皮的人撕开伪装 / 027

【第二章 杨 骏】

- 一、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/ 035
- 二、无法肩负的重任 / 041
- 三、两位受惊的祖父 / 046
- 四、乱弹琴 / 051
- 五、盟友倒戈 / 056
- 六、张开的罗网 / 060
- 七、喋血的暗夜 / 064
- 八、哀哉秋兰 / 069
- 九、洛阳三月血满街 / 074

【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】

- 一、凶狠的诏书 / 078
- 二、飞来横福 / 083

三、洛阳六月又飘血 / 087

四、过河卒子 / 093

五、从此公卿皆姓贾 / 098

【第四章 愍怀太子】

一、杜锡坐针毡 / 102

二、洛阳街头的艳遇 / 106

三、晋世宁 / 111

四、诡异的母子情 / 115

五、生机如昙花 / 120

六、小人乱国 / 123

七、南风烈烈吹黄沙 / 127

八、式乾殿上 / 131

【第五章 贾皇后】

一、輿棺上奏 / 136

二、黄雀在后 / 140

三、哀王孙 / 143

四、夜半刀出鞘 / 147

五、杀人活人 / 150

六、他乡遇仇敌 / 155

七、白虎幡 / 160

八、着火的羊皇后 / 164

【第六章 赵王】

一、狗尾续貂 / 168

二、勤王！勤王！ / 173

三、叵测的观望者 / 179

四、洛南洛北皆成战场 / 183

五、金屑酒 / 189



八王乱

【第七章 齐王】

- 一、深沉的心机 / 193
- 二、三个军政府 / 198
- 三、成都王退出弈局 / 202
- 四、国事艰难 / 207
- 五、三谏不从 / 212
- 六、鼙鼓动地 / 217
- 七、逃生的名士 / 224
- 八、激战洛阳 / 230

【第八章 长沙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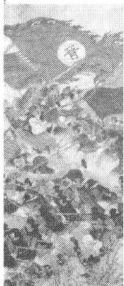
- 一、天下未乱蜀先乱 / 234
- 二、秦兵复东来 / 239
- 三、荆扬有寇 / 244
- 四、张昌建国 / 248
- 五、靖尘沙 / 253
- 六、煮豆燃豆萁 / 258
- 七、十年羁宦 / 263
- 八、华亭鹤唳讵可闻 / 269
- 九、草木萌芽杀长沙 / 275

【第九章 成都王】

- 一、二入洛阳 / 281
- 二、御驾亲征 / 286
- 三、荡阴之役 / 292
- 四、潜龙惊 / 295
- 五、黄头鲜卑入邺都 / 299

【第十章 河间王】

- 一、邺都满城血 / 305
- 二、匈奴建国 / 309



- 三、劫乘輿 / 313
四、关外羽檄飞 / 318
五、烟消云散 / 323
六、获胜者东海王 / 328

【尾 声】



八王乱

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

第一章

悲剧的前奏

第一章

悲剧的前奏

一、临终的皇帝

魏元帝曹奂咸熙元年(公元264年),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,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,官职是中抚军,主要职责是统领禁军,卫戍京师。这是权臣父子的传统分工模式: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,儿子留守京师,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,当年曹操、曹丕父子也是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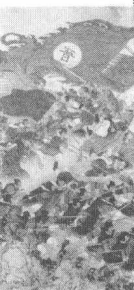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充分信心。这一年年初,奉命远征的镇西将军钟会消灭了蜀汉之后,野心膨胀,企图拥兵自立,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,因为担心后院起火,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。

血战最终并没有爆发。此前司马昭对钟会的野心有所预料,特地任命能谋善断的卫瓘为监军,随行入蜀以备不测。卫瓘不辱使命,钟会刚树起叛旗,卫瓘就策动魏军哗变,杀死钟会及其党羽,控制蜀中大局。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,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,益州。到了晋朝,益州一分为三,由北到南分别为梁州、益州、宁州。

随着蜀汉的灭亡,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。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“天下归心”的理想,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,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,复姓司马。

同年三月,司马昭进爵为晋王。十月,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。此时的司马昭,九锡也受过了,对内的一切反对势力都已经剿平,万事俱备,只欠魏帝禅位。

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,他在次年(公元265年)八月病死,司马炎嗣位晋王。同年十二月,魏帝曹奂禅位给晋王,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



岁。所谓三十而立，司马炎的起点比较高，一立就是个皇帝。

司马炎改咸熙二年为泰始元年。

泰始，这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一个年号，也是晋朝的第一个年号。泰者，安也。司马炎是想诏告天下：从今开始，天下要安定了。

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，但是天下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安定，三国乱世尚未完全谢幕。江南孙吴政权依仗着长江天险负隅顽抗，两国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时有交锋。

泰始十一年春（公元 275 年），司马炎改元咸宁。

咸宁，这是晋武帝的第二个年号，还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。

咸宁五年（公元 279 年）十一月。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，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，分六路进攻孙吴。孙吴当时国贫民困、人心思变，晋军摧枯拉朽一般，横扫江南。

次年三月，晋将王濬率领水军从上游顺江而下，直捣建业，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。

破碎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，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。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，司马炎于是再次改元，将咸宁六年改为太康元年（公元 280 年）。

太康，这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。

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，这十年史称“太康盛世”。史家如此描述：“是时，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。”

所谓盛世，标准竟然仅仅是“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”，可见这不是一个繁华似锦的盛世，而是大乱之后喘口气的盛世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。但是对比之前兵连祸结、“千里无人烟，白骨蔽荒野”的惨况，人们已经感到相当的幸福和满足。

可悲的是，即使是这样的盛世也仅仅昙花一现。不久，天下重新分崩离析，战火绵延不止。几十年后，在经历了山河沦丧、骨肉分离，见惯了杀人盈城、尸横遍野之后，文人干宝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，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：“牛马被野，余粮委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闾不闭，民相遇者如亲。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。故于时有‘天下无穷人’之谚。”

千载之后重读干宝此文，令人歛歔不已，乱世中人说愁是泪、说喜也是泪。谚云“宁为太平犬，不为乱世儿”，字字血泪。

太康盛世的终结有诸多原因，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炎怠于朝政。

名为开国君主，实际上司马炎根本不具备开国之君应有的雄才伟略，他



西晋太康二年疆域图、西域部分有省略

能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就是有幸生在司马家。众所周知,司马家的江山是从曹操后人的手中连骗带抢得来的,过程卑鄙并且充满血腥味。司马家的前二代人物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父子留给后人的印象也是阴险狡诈、心狠手辣,这一形象直到第三代人物司马炎的时候才有改观,但这个改观是建立在前二代人物辣手扫平一切政敌基础之上的。对于司马炎而言,创业时期的艰难险阻已由父祖克服,皇帝的宝座瓜熟蒂落,被他悠然拾起。

所以本质上司马炎是个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，天性里安逸享乐的成分远多于坚忍谋国。在平定吴国之前，他还能稍稍克制自己，摆出一副有为明君的姿态，屡次下诏严禁浮华、严禁奢侈。不过这也仅仅是个姿态而已，比如他标榜从谏如流，却无法真正做到择善而从，最后姑息养奸；他宣称要以统一天下为己任，却始终优柔寡断，在苟安与奋进之间摇摆不定。

等到吴国灭亡，天下人都只认他司马炎一个皇帝之后，司马炎就连“明君”的姿态都摆得三心二意，压制已久的纨绔子弟习气暴露得越来越明显。《晋书》上评论他：“平吴之后，天下乂安，遂怠于政术，耽于游宴，宠爱后党，亲贵当权，旧臣不得专任，彝章紊废，请谒行矣。”

所谓“怠于政术，耽于游宴”是暗示司马炎好色。司马炎好色是个公开的秘密。早在泰始九年，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秀女，上至公卿府第



下至寻常巷间,凡有适龄少女却敢隐匿不报的,都以“大不敬”论处;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,司马炎又下令,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,犯者也是“大不敬”。要知道“大不敬”的罪名可不轻,最重可诛三族,司马炎一向标榜仁恕,可是为了美人,他愿意承担暴君的骂名。

讨平吴国之后,司马炎的“寡人有疾”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、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,导致洛阳后宫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一万余人。这一举动使司马炎沦为历史笑柄,宋朝诗人邓林写有一首名为《晋武帝》的七绝,劈头两句就是“秋风铜爵曲池平,吴主宫娃满掖庭”。

而更大的笑话还在后头。因为后宫人数太多,繁花入眼竟然使司马炎不知所从,在这个时候皇帝变成了一个极富有闲情逸致的登徒子,他每天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。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,就在哪里过夜。宫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,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,在房前插竹枝、洒盐水,以吸引羊群。司马炎因此成为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,“羊车”一物也经常后世用来指代帝王的宠爱与临幸。

所谓“宠爱后党,亲贵当权,旧臣不得专任,彝章紊废,请谒行矣”说的是司马炎重用杨骏、杨珧、杨济三兄弟,其中杨骏是皇后杨芷的父亲。太康年间离晋朝开国已近二十年,许多开国元勋已经逝世,杨骏兄弟成为最得司马炎宠信的臣子。司马炎热衷于在后宫寻花问柳,杨骏等人就趁机专擅朝堂,任用私人,排挤卫瓘等功勋卓著的老臣。《晋书·杨骏传》中说:“帝自太康以后,天下无事,不复留心万机,惟耽酒色,始宠后党,请谒公行。而骏及珧、济势倾天下,时人有‘三杨’之号。”

沉溺于酒色会间接造成君主大权旁落,不过它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戕害君主的身体。没过多久,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司马炎就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。

自从西汉武帝年间,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杂糅,提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之后,谶纬之学、阴阳之说就再次成为显学。数百年来人们很真诚地相信“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象之”这句话,认为天地间各种现象都会与人世间的所有祸福得失相契合。两汉魏晋各朝的史官不厌其烦地记下天上地下各种异象,用来附会当时各种政治现象,这些史料后来被记入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等正史中的“天文志”、“五行志”等篇章。

按照那时的说法,皇帝是上天之子,动静都有天神庇佑,连皇帝的座位都上应天上的“帝座”星,上天会不时的降下昭兆预示祸福。

太康九年正月壬申，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，良久再现；六月庚子正午，太阳再次消失，暝色笼罩大地。观星者言：日食再现，不利于王者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司马炎就病倒了。

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，延续到太康十年，情况更加糟糕，天下妖异频现。

先是年初，江南会稽郡传闻，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，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；荆州南阳郡传闻，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，这老虎只有两只脚，像人一样直立行走，后来又突然消失了；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，说“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”。

然后，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。太康十年四月，宫城崇贤殿火灾，十一月，含章殿鞠室火灾。

恶兆频繁出现，司马炎无疑慌了。太康十一年春（公元290年）正月，他又一次改元太熙。熙者，光明、和悦。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，重新焕发光芒，君临天下。

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。改元之后冬去春回，天气越来越暖，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。

孟春、仲春、阳春，春天去过了，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；接下来是四月，孟夏草木长，处处欣欣向荣，而司马炎却已沉疴不起。许多人预料到，“太熙”很可能就是司马炎所用的最后一个年号了。果然，熬到四月己酉，有消息传出：皇帝大渐弥留。

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。殿上帷幕重重，还遮起了屏风，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，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。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，痛苦地做沉思状，其实谁心里都明白，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。皇后杨芷、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，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。

殿下，不少被加授“侍中”“散骑常侍”“给事中”等官职、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，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，整整齐齐地跪好，只等里面一声号召，恸哭举哀。

殿外，数以千计的黄门、宫女匆匆穿梭往来，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。皇帝大行（注：驾崩的另一种说法）后梓宫（注：即棺槨）已经放置妥当；皇后、太子、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“斩衰”丧服（注：不缝边的粗麻丧服，这是最重的丧服）已经缝制完毕；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，但是白缯帐、蓐草、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，只等一声令下，马上即可完工；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，表情肃穆，列队等候于偏厅之中；宫城



外,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,以供百姓哭祭。

总而言之,万事俱备,惟欠皇帝一死。

皇帝偏偏不肯死。

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,双腿发麻、发冷最后失去知觉,可皇帝还是不断气。

终于有人等不及了,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,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,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,傲然上殿,揭开帷幕走了进去。没人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,因为这人就是当时权倾天下的国丈杨骏。

杨骏见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。双眸紧闭,肤色灰暗,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,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。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,递给皇后杨芷,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。这一举动叫“属纆”,“属”是放置的意思,细小的绵絮叫作“纆”。绵絮很轻,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,测看其是否断气,如果绵絮一动不动,则说明病人已死。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,《礼记·丧大记》中说“属纆以俟绝气”。

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,司马炎猛一抽搐,双眼突然睁开,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。杨芷吃了一惊,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,不被司马炎发现。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,顺着这道目光,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。

瞬时,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,他是不放心身后事,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。

二、痴呆的太子

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,有二十六个,夭折过半,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。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“八王之乱”,七人死亡,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邺侥幸活了下来。

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朝成立后出生的,在做皇帝之前,司马炎只有四个儿子:正室杨艳生长子司马轨、次子司马衷、三子司马柬,侧室生司马景。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,泰始三年(公元267年)年初,司马炎立次子司马衷为太子,这时司马衷才九岁。

时光荏苒,太子一天天长大。宫中传出这么一个流言:太子是个痴呆。



有这么一个笑话作为佐证，说有一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，有蛤蟆在叫，太子静静听了半晌，问左右随从：“此鸣者为官乎，私乎？”随从哭笑不得，只好蒙他说：“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太子听了这个答案，相当满意。

消息传了出去，百官哗然，司马炎也大吃一惊，觉得难以置信。

皇帝与太子的相处方式不同于寻常百姓家的父子。寻常父子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，对彼此的性情、能力了如指掌，皇帝与太子则不同，皇帝、皇后、太子分别居住于不同的宫殿，彼此相隔甚远，按规定太子定时都要向父母请安，但那是例行公事，过程充满繁文缛节，未必对亲情有益，而且像司马炎这样的风流皇帝，一退朝就坐着羊车到处猎艳，国事都可以荒废，当然更顾不上对太子的教育培养，即使当时太子想与皇帝亲近加深了解，恐怕也找不到父亲在哪里。

太子成年之后都要搬出宫城，单独居住于东宫，每隔五日回宫朝觐请安。朝觐有现成的规矩可按部就班，请安时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会有东宫官僚事先叮嘱指点，所以这种觐见形式重于实质，目的是向天下人展示父慈子孝的姿态，实际上并不能增进父子间的了解与感情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皇帝被自己的儿子蒙蔽欺骗，甚至死于儿子之手，这种扭曲亲情的父子相处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所以司马炎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太子是个痴呆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震撼之余，司马炎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传言，因为宫闱深处自古都是盛产谣言阴谋的地方，宫内嫔妃们钩心斗角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其惨烈不亚于战场，而目的不外乎争宠夺嗣。

司马炎潜心观察，他发现自己好似雾里看花，一方面有人不停地提出种种证据，来说明太子是痴呆，另一方面又有人不停地把太子粉饰成圣子贤君。

司马炎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终于确认传言是残酷的事实，这时候太子十岁刚出头，现在撤换算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

君王家天下，撤换太子是国事，但首先是家事，司马炎先向太子的生母皇后杨艳征询意见。杨艳在司马炎还是曹魏臣子的时候就已经嫁入司马家，算是糟糠妻，她出身弘农杨氏，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，若不是司马炎做了皇帝，他绝对是高攀。史称杨艳“聪慧，善书，姿质美丽，娴于女工”，与司马炎成亲后“甚被宠遇”，生有司马轨、司马衷、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、新丰、阳平三位公主。司马炎称帝之后纳了一个又一个的



嫔妃，后宫人数一年比一年多，但他还是十分尊重这个皇后。

司马炎对杨艳表示，司马衷也许不堪社稷重任，为了江山永固，应该另选佳儿做皇嗣。比如说，可以另立杨艳的幼子司马柬。

司马炎未必有什么深刻用心，但是杨艳显然十分敏感。她出身书香门第，应该听说过汉武帝那有名的李夫人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，“夫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爱弛，爱弛而恩绝”。当时她已年过三十，自谓年老色衰，皇帝已经很少在她那儿过夜，而且皇帝三天两头的纳妃，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子，令她产生严重的危机感。

司马衷的皇嗣地位现在是她唯一的保障，也是弘农杨氏未来的唯一指望。即使皇帝答应立司马柬为皇嗣，她也无法感到安全，因为司马柬不是嫡长子，废长立幼这种铁的法则不能破了口子，如果发生了第一次，谁能保证不发生第二次？

所以杨艳坚决反对换嗣，她说：“立嫡以长不以贤，岂可动乎？”

“立嫡以长不以贤”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，它出自《春秋·公羊传》，是被奉为圭臬的法则。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，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。司马炎脾气超好，史书上称他一生“未尝失色于人”，也许他不想太拂了妻子的心意，也许他想太子还小，长大了就会慢慢变聪明。反正换嗣的事情就搁下来了。

到了泰始十年（公元274年），杨皇后病逝，那时候皇太子十六岁，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。杨皇后临死，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，太子的嗣位不安稳，于是推荐自己的从妹（注：堂房亲属为从）杨芷接替她做皇后，司马炎是重情义之人，他当时就“流涕许之”，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（公元276年）册立杨芷为皇后。从此，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时又多了一个心理障碍，总觉得冥冥天际，杨皇后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。

但是，虽说君王家天下，毕竟这天下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，君王的贤与不才，关系到悠悠苍生的福祉。朝中百官议论纷纷，有相当一部分臣子对太子感到失望与否定，时不时地来劝谏一番。

有一次皇帝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，司空、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，走到皇帝御座前，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，说：“此座可惜！”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，卫瓘是太子少傅，最清楚太子的情况，他说可惜，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。可是司马炎实在狠不下心来废太子，他只好装糊涂，说：“公真大醉邪！”——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，一边凉快去吧，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！



另一个臣子，中书令和峤，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。他直截了当的对皇帝讲：“皇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季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司马炎被他说得无言以对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人世间的诡异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，一边有人说太子确实白痴，另一边又有人说太子成年之后，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。说太子聪明的那些人，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，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，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。

果然，司马炎兴奋不已，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，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。荀勖回来后，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。皇帝很高兴，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，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：“太子圣质如初。”——太子还是老样子。

史书上说皇帝的反应是很不高兴，“帝不悦而起”，拂袖而去。

和峤未尝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皇帝很不想听到的，但是在这关系国祚江山的大事上，他不允许自己说谎。忠臣与奸佞的区别就在于此。

皇帝还在继续摇摆，在他心里其实并不想换嗣，但是，他又知道太子确实不成器，他需要借口来说服自己，来说服心怀异议的朝廷官员。

于是皇帝继续进行对太子的测试，他布置了一次考试，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，交给太子，让他写上处理方案。为了防止太子的从僚替太子捉刀，司马炎把东宫的大小官员都召到宫里来喝酒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太子还是作弊成功，帮他作弊的是太子妃贾南风。皇帝没有意识到，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，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。已经有许多朝臣牵扯进来，如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、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、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，他们已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，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。

皇帝拿到太子作弊得来的答卷，喜出望外，他把答卷展示给群臣看，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，山呼万岁。

最后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，是太子的儿子司马遹。

泰始八年（公元272年）太子与贾南风成亲，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，不懂男女帷房中事，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。谢玖出身低贱，是屠夫的女儿，史称她“家本贫贱，父以屠羊为业”，但长得“清惠贞正而

有淑姿”。她去了东宫，六年后，竟然怀了孕。

若非这意外怀孕，皇帝皇后肯定记不住谢玖这个人。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，凌驾众生之上的是皇后，皇后之下是三夫人，分别是贵嫔、夫人、贵人，位比三公；三夫人之下是九嫔，分别是淑妃、淑媛、淑仪、修华、修容、修仪、婕仪、容华、充华，位比九卿；九嫔之上算是后宫的大小主子，九嫔之下则都是服侍人的角色，这些人按官秩依次为美人、才人、中才人，处在最底层的是无官秩的普通宫女。谢玖谢才人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而已。

皇孙从天而降，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，但谢玖眼下却忧心忡忡。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，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，甚至亲手杀害。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，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，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，太子妃知道后，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，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，母子俱亡。

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，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，龙颜大怒，打算废掉太子妃，打入金墉城。金墉城在洛阳西北角，是当年魏明帝曹睿修筑的，后来成为一个专门关押皇家重犯的监狱。

杨皇后、荀勖等人纷纷替太子妃求情，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，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，长大脾气就变好了。而且太子妃的父亲贾充曾立下大功，他死去不久就废黜他的女儿，未免让人齿冷。

司马炎的耳根一向比较软，而且对于皇帝、皇后来讲，区区一两个宫人的性命是不足以打动他们的，他们心疼的只是少了一个皇孙。现在皇孙都没了，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，司马炎派杨皇后去把太子妃骂一顿，教训一下，此事就算了结。

谢玖获准回到西宫，咸宁四年（公元278年），她生下皇孙司马遹，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，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，太子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。

对于司马炎来讲，皇孙司马遹绝对是个傥来之喜。老天先降下一痴儿，然后又让痴儿生出一个机灵乖巧的孙儿，看来冥冥之中实有天意。作为后人，我们知道老天其实不怀好意，但是那时司马炎并不这么认为。

所谓隔代亲，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，他给司马遹取字“熙祖”，从这个字可以看出，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孙儿身上，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，并且发扬光大。

至此，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。司马炎已不再犹豫，他有了绝